

大衆文藝叢書

上海英畧

戴夫著



1021 474
4350
611

目錄

海上英雄.....	一
第五號船.....	二二
瓊島戰鬥廿三天.....	三八
鋼鐵陣地.....	六九

海上英雄

出發之前

我們老早便準備來一次大演習，但好幾天以來，一直都是風不做美。三八一團的首長們變得都像小孩子似的，他們在室外豎立了一根竹竿，在竹竿上端掛了一個布條，試驗着是不是有風。

無論是幹部還是戰士，彼此見面，頭一句話都是：『今天風怎樣呀？』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好容易有了風，大家都興奮得跳起來了。二營是『先行強渡』營，他們的情緒更加高漲。

一切都準備好了以後，下午，在一座南方特有的大樹林裡，師政治部主任做着鼓動的講演；四連、五連的連長接受了紅旗，部隊就拉出會場去了。路旁是宣傳隊的鼓動棚，一個接着一個，

敲鑼打鼓地一直伸延到海邊。海灘上站滿了歡送的兄弟部隊。

已經是下午六點鐘了，太陽快落，在岸邊，離岸二三百米遠近，大小二十二隻帆船，由東北而西南地一字排開。風很急，浪很大。全體指戰員脫下衣服，把武器和衣服頂在頭上，散開跳下水裡去了。

指戰員上完了船，船隻便被推離淺灘。岸上忽然來了軍文工團。他們連衣服也來不及脫了，冒着齊胸深的海水，一直奔到各船的船前，爭着和船頭上的戰士們握手，並向他們獻花。這時許多船上先後響起了爆竹聲，風浪激烈地擺動着船隻，蒲帆慢慢升將起來。從海上輕輕地襲來一陣濃霧。回到岸上來的軍文工團，奏起了令人振奮的軍樂。

『祝你們勝利！』在水裡幫助推船的同志們揮舞着成千隻的胳膊，向船上大聲喊。

坐在船上的指戰員大聲笑着，也前傾後仰地鼓起掌來，一齊大聲喊：『好呀！好呀！謝謝你們！』

船離岸遠了。海水翻騰着銀色的浪花，船隻激烈地擺動着，船與帆完全被濃霧遮沒，只在霧上露出一列幌動的帆尖來，軍樂的旋律變得更快，有一大羣人在沙灘上狂熱地扭起秧歌舞來。於是，風聲、浪聲、歌聲、『好呀！』，『光榮啊！』的喊叫聲，霎時便把山與海震撼得咆哮起來了。

在霧中

按照上級規定，是七點鐘開船，十點鐘趕到赤坎仔，在那裡與其他兄弟部隊集合。赤坎仔岸上如果冒起兩堆火光來，那就是命令全部船隻向××島開進的信號了。

這邊開船的信號，是岸上以步槍向空中連發三響。

然而，腥鹹而潮濕的海風是這樣大聲地吼叫着，海的呼嘯擁塞了人們的耳朵，這時岸上即使連發三槍，船上也不準能够聽到。

於是，因為大霧，並接受年老的船工的勸告，估計晚上不到十一點鐘海上就會停風，指揮部便臨時改變計劃，決定延期舉行演習。警衛連第二排的那隻船，在風與浪的喧囂中，沒有聽到三聲槍響，就開出去了。

爲了迅速解放海南島，部隊大演習的情緒很高，誰都怕落在別人的後邊，因為風大而沒聽見槍響就一直開出去的，同時還有第五連的那三隻船。

風已小了，但霧還是很濃。大海是黑暗而幽深的，看不見其他的船隻。過了一會，警衛連船上掌舵的船工老李，發現不遠的地方有一個燈光在向前閃動，他估計是兄弟部隊的船，便駕帆直

趕上去，接近了，一直坐在船頭上的高排長，承着這個機會，就向那隻船上的同志招呼道：

『喂！你們是那個連的？』

『五連的。』

『船上有誰？』

『蕭連長。』

以後又連續碰見了五連二排的一隻大船，五連三排的一隻小船。

聽說遇見的全是五連的船隻，同志們着急地想：

『大概是我們掉了隊了！』

出發前規定的序列，原是六連在前，警衛連跟在六連的後面，現在應該在更後邊的第五連，竟趕到前面來了！

於是，警衛連的這隻大船就拚命往前趕去。

然而路上又碰了暗礁，幾乎將船碰翻；耽誤了好一會，趕到赤坎仔的海面上時，已經是十一點多鐘了。岸上沒有冒起兩堆火光，船上所有的人都這樣想：已經來晚了，超過了預定的鐘點，那兩堆火光許早就熄滅，別的船一定已經按照預定計劃，都向××島開去了。

老李於是撥轉了舵，船便向××島開去。

這時霧還未散，風却完全停了，海浪迎面頂着，船隻不能前進。爲了追趕前邊的船，大家主張繼續往前開，沒有風，便全體動員起來划槳。就在這忙亂的時候，船在海上便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覺地竟開往海南島去了。

警衛連的這隻船開到海南島的塔市海面時，太陽已經出得很高，大霧也消散了。遠遠看見海岸，同志們還以爲是到了預定演習的××島。觀察員站在船頭上，從望遠鏡裡發現右前方有一大羣船隻，正在一個港口，向一個有村落的岸邊靠攏，他以爲那是『我們的主力』，便興奮地歡加快前進，準備趕上去會合。可是快要接近的時候，划槳的人們却都懷疑起來，手也划慢了。

『那是我們的船嗎？』

『唔！也許是漁船。』

『不能，漁船能擺三三制隊形嗎？』

『可不是，三隻船一組，一個組一個組地擺得挺整齊哩。』

『不對，我們都是兩桅大船，沒有這麼多的小船呀！』

船工老李忽然吃驚地插上來說：

『海南島的！海南島的！』

警衛連王指導員覺得情況不對，臉上立即變得冷峻嚴肅起來。

這時五連的兩隻大船也完全迷失了方向，跟着警衛連的這隻船趕上來了。先頭那隻船的船頭上站着五連的連長蕭振臣，他也是準備向那隻一樣可疑的船隻去靠攏的，但中途又趕忙折回來了，這樣便與警衛連的這隻大船對了面。

可以看得見，岸上出現了敵人的散兵，在往來飛跑，約有一個連隊，很快便疏散開來，佔領了陣地。

兩隻船全都轉回了頭的時候，五連二排的那隻大船也正好趕到。

岸上的敵人開始向船上打六零砲和重機槍了。

『老蕭，』五連二排船梢上一個瘦長個子高聲喊；那是五連副連長姜國泰。『路走錯了，這地方怎麼有了敵人？』

『到海南島啦！』蕭連長揮手回答，意思是教他們也趕快轉舵往回開。

這時從海口飛出一架敵機，來了一個突然襲擊，雖然三隻船一齊組織了對空射擊，但警衛連的船頭被擊落了小帆，五連二排船梢被擊起火，蕭連長的船被擊落大帆，負傷較重，落在後面已跟不上趟了。

勇敢迎擊

在往回走的路上，頭一個發現敵人兵艦的，是警衛連的王指導員。在陽光閃耀的海面上，他看見正東方向有一個黑點子在急速地變大。『那可能是敵人的兵艦，』他指給排長高詠山，同時用低聲說：『你還是先去把船上的火力準備一下好。』

從海上傳來馬達的巨響，現在是全船戰士都看見敵艦越來越近了。

『敵人的兵艦來了，』王指導員站在船頭上激昂地說：『我們要沉着，記住我們平時所下的決心，堅決實現我們的立功計劃，將敵人的兵艦打敗！』

於是這隻船一掉頭，另外的兩隻船也掉了頭——三隻船同時向敵艦包圍上去。在艙裡，戰士們準備好了火器，全都隱伏起來。

敵人兵艦上的機關砲響了，船前船後的海水，被成排的砲彈激起兩排水山，霎時，船隻便完全被海水籠罩起來了。

警衛連的船走得快，衝到了敵艦的正面。

『同志們！』高排長嚷道：『敵人的砲彈是打不準的，我們要沉着地打擊敵人！』

掌舵的船工老李也向別的船工嚷起來；『莫怕！莫怕！』

就在水山落下的一霎那，船上的機關槍一齊向敵艦開了火。

從海口飛來的三架敵機，在敵艦上空打了兩個圈子，便俯衝着帆船掃射起來。

船頭上的高排長肩頭上負了傷，臉色慘白，然而還咬着牙執行指揮任務，匆忙中跑到船梢上來幫着掌舵的王指導員，這時和船工老李都負了輕傷：敵機機關砲的炸子炸斷了正在仰射的理髮員譚英同志的胳膊，這顆砲彈的碎片同時也碰傷了他們兩個。他們已經變得滿臉是血了。

『王治修，』王指導員喊着衛生員的名字。『快給譚英同志上藥！』

譚英一跳站起來，甩着那隻斷了的左胳膊，恰如未負傷的人一樣，自己跳進艙裡去了。

船工老李只怕傷了王指導員，船上沒了領導人，便激烈說着聽不懂的本地話，連連碰擊他的胳膊，叫他下艙裡去躲一躲。

但王指導員却站了起來，高聲喊：『船工老李頂刮刮，我們大家要向他學習！』

這時就在他兩個的身前，忽然轟的一聲，一門六零砲怒吼起來了。砲彈落下去，在敵艦前不遠的地方，激起了一個白色的水柱。

砲手滕天世，却因爲一發未中，突兀的臉上顯得十分難看。他一個人在作跪射的姿勢——船梢人要多了，便會增加不必要的傷亡；他曾經說根據他在海練中的心得，在海上使用六零砲，觀

察、瞄準、發射，只要一個人就可以辦到。但這時他一發砲彈卻沒有射中，不光偏右，而且火力還不夠勁。

『剛才那是幾包藥？』他低頭向艙底下的彈藥手問。

那個正在檢查彈藥，一抬頭就遞了一個砲彈給他。

『三包！』

『不行，得裝四包！』

敵艦轉身撲向側後第二隻船時，滕天世第二發砲彈便打中了敵艦。

但在敵機狂掃，鉛與火與水再一陣侵襲之後，船離敵艦已遠，六零砲的射程已經够不到，不能再打了。

這時迎着敵艦，在側後高聳的水山裡，忽然傳來了一聲砲吼。——五連二排的那隻船上也開了砲了。

敵艦烟囱的側邊，立即冒起了一股黑烟。

『要戰鬥到底！』

五連二排的船上也有兩門六零砲：一門架在大桅後面，一門架在大桅與小桅的當中。大桅桅後那門六零砲的射手，名叫張學文；因為他曾在偽滿時當勞工，在煤坑中被煤塊打破了頭，至今還留下一道很深的傷疤，同志們又叫他做『一道溝』。緊接着警衛連船上滕天世之後打中敵艦的那發砲彈，便是由他發射出來的。

助手衝着砲口，在底艙裡，兩隻手緊緊地抓住砲腿；砲身在發射中震動，他兩隻手的虎口都震裂了。

『我的手出了血！』

『同志！』張學文說，又從身邊拿起一顆準備好了的砲彈。『英雄是在困難中創造出來的。』

忍着點兒吧！』

於是修正了目標，又告訴左鄰的砲手說：『一千六百米！』

兩顆砲彈先後飛出砲口，都落到敵人的兵艦上爆炸起來。敵艦負了傷；轉到蕭連長的船後就不能動彈了。

儘管敵機在瘋狂地掃射，儘管激沸的水山遮住了視線，儘管傷亡在鉛與火的飛迸中增加，但這時船上的動作却更加緊張，戰士們的勇氣也更加提高了。

『往兵艦上靠呀！』

『到兵艦上捉俘虜去！』

然而無風頂浪，帆船一步也划不上去！

敵艦雖然已不能動彈，但艦上的砲火還在射擊；蕭連長的帆船籠罩在沸騰的海水裡，落在後邊，已經完全不能前進了。從高聳的桅桿上可以看出，那隻船的船身正在逐漸下沉。副連長姜國泰趕緊撥轉舵，同時並向警衛連的那隻船上一股勁兒擺手和嚷叫。

警衛連船上的舵手老李，看見這邊的船隻掉了頭，便也轉了舵。往回開是順流，船上又分出一部份人來划槳，船身便顯得比較輕快起來。

從東北方向過來一隻一桅小船，五連姜副連長認識那是本連第三排的，正想和它們招呼，但敵機侵襲過來，在密如雨點的掃射中，他已中彈兩次，不能支持，倒下去了。砲手張學文搶過來接了舵。

張學文現在是砲手兼舵手，還要忙着鼓動自己船上的同志：『機槍要瞄準了敵機打呀！共產黨員要站到最危險的地方來！』

艙裡的調劑員王虎，這時工作比張學文還要緊張。從戰鬥一開始，他就一刻也沒有停歇過，現在傷員增多了，他更包紮不過來了。他的兩隻手全是血，瘦長的臉上，綻出黃豆大小的汗珠，汗水從他的眉毛上往下直淌。他的左眼本來是吊眼皮，現在因為着急，眼白露出得更多了。因為

不時抽出空來擦汗，他不知不覺地將自己的臉上，也塗得到處是血；他已經成了一個汗與血淋成的濕人兒了。

『王虎！』到處有人在喊他的名字。

『同志，』王虎手裡忙亂着，嘴裡還不斷向喊他的人們打招呼。『請等一等，我這裡一包紮好，馬上就到你那裡去。』

在通過『主流』的時候，敵機更加瘋狂起來。船上的傷亡不斷增大，船身的創傷不斷加多，同志們又要忙着划漿，又要忙着補船，同時還要忙着向外舀水，對空射擊的力量便相對的減少了。

除掉犧牲的不算，包紮好了又被打傷，一個人先後負傷兩三次的，已成了普通的事情。救急包使用光了，王虎拿出手巾，贖出米袋子，甚至撕破了衣服來代替。刺刀套子，船上被打壞的木板，也都代替了夾板，被綁到傷員的腿上和胳膊上。

船上對空射擊力量越弱，敵機便越發瘋狂。三架敵機輪番俯衝掃射的時候，離開海面都只有三四丈高，現在在船艙上的射手們，連飛機噴着火的機關砲都可以看清楚了。

砲手兼舵手的張學文被打中一彈，腰間的衣服全被炸飛，他光榮地流了最後的一滴血。二排長劉福海緊接着代替他掌了舵。

這時艙裡的情況更緊張了。在敵機暴烈的射擊中，船裡亂竄着可怕的火球。在二排副稽敬理的領導下，有人掬起火球往外扔，有人用木塞和棉花堵塞被擊穿的窟窿，木塞和棉花都使用光了，就把被包壓在窟窿上；但海水還是從各處往船裡湧進，於是鍋呀，碗呀，一切東西都被拿出來了，大家一齊猛力向外舀水。

儘管大家拚命地工作，但船裡還是保持着二尺來深的水。傷員的鮮血與海水混在一起。

『蓬繩斷了！』艙外有人大聲喊。

一個盤桅的行家跳出艙，盤上去接扣帆繩，這樣在船艙裡，便又少了一個能够工作的人。在船頭上，機槍班只剩下最後的一個射手了。

這時船隻雖已進入我們岸上高射砲的有效射程以內，但艙裡的海水已經很深，而且船上也沒有第四個人會使舵了。船便失去了控制，在海上隨波游盪起來。

最後一個舵手和最後一個射手

白沙岸邊的戰防砲打得非常激烈。五連三排的那隻一桅小船從『主流』那邊折回來，冒着三架敵機的輪番掃射，直向自己砲火掩護下划進。

這隻小船是五連副指導員楊成智和剛從東北回來還在營部休息的馬連長兩個人共同率領的，隊伍只有五連三排的一個班——第七班，外加一個擲彈筒組。武器除了步槍外，也只有輕機槍一挺，擲彈筒一個。他們在大霧中迷失了方向，在海上轉了一整夜，只行駛了三十里路，直到天亮了，還仍然停留在『主流』的這一邊。找到兄弟部隊××軍防地的岸邊靠了岸，他們這才判定了方向。××軍的同志勸告他們說：『白天行船是危險的，好在你們這是演習，今天就不要再走了。』然而，不見了這隻小船，營團首長以及其他許多的戰友不就心嗎？馬連長和楊副指導員商量的結果是：縱有危險，也要迅速趕回原防。

船再開行的時候，楊副指導員去後梢掌握舵，馬連長便將全船的火力組織起來，向大家提出要隨時準備戰鬥。

『劉胡蘭是一個女同志，』他說：『可是她爲人民犧牲了，毛主席給她題了八個大字：『生得偉大，死得光榮』。她已經死了好幾年，但她的事蹟還在教育我們，這就叫做精神不死。今天我們很可能遇到危險，我們今天就要向她學習，做到船自爲戰，爲我們第五連打出一頁光榮的歷史來。』

海上發生了情況，敵人海空配合，和我們的三隻帆船打起來了。自動增援友鄰，這是解放軍指戰員的習慣，楊副指導員命令舵手撥轉舵，將船向『主流』駛去。

他看見落在後面，已經被打落了大帆的那隻大船最危險，便扔過前邊那兩隻船，直向它駛了過去。然而時間已來不及，這隻小船通過『主流』不久，蕭連長那隻大船從水裡噠噠地響了最後一梭子重機槍，便完全沉沒了。

敵人從海口又駛出一隻砲艇，接應負了創傷的敵艦；楊副指導員只得又命令舵手往回撥轉了舵。糾纏着前邊那兩隻船的三架敵機，忽然都向這隻小船侵襲過來。馬連長屹然不動地站在艙前，堅決命令機槍射手說：『打！』船在海浪中顛簸起伏，輕機槍的射擊與敵機的掃射交織起來。

敵機的掃射只對準了兩個地方：艙前的機槍陣地，艙後的舵手位置。隨着時間的延長，這兩個地方的傷亡不斷地增加。馬連長第一次傷着右肩，還堅持着指揮戰鬥，但第二次一顆炸子傷着他的右腳，沒有辦法站住腳，他只得倒進艙裡去了。船工舵手被打倒以後，接替他的楊副指導員，不久也負了重傷。……

衛生員孫鳳英也英勇犧牲了。

這時在艙外，機槍射手只剩下一個陳志中，舵手先後被打倒了五個，但第六個舵手又接替了上去。這第六個舵手就是七班副班長周田。他冒着彈雨，面不改色，像鑄像一般地直立在船梢上，緊緊地掌握了舵柄。

『堅決打！』看見敵機又俯衝下來，他向機槍射手陳志中高喊。『不打，敵人就更加瘋狂